周易說略

周易說略卷之五

䷪ 乾下兌上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此卦五陽盛長一陰將盡三月之卦也以五陽之盛而去一陰之微決之而已不勞餘力也故其卦為夬夬者決也文王以為君子之決去小人固自有道必聲揚其罪于王庭之上使其惡狀明著衆人曉然知其當去又必盡誠以號呼其衆相與協力而共去之然君子之防小人也常疎而小人之

窺伺牴拒夫君子者常察彼之罪雖著吾之分雖齊尚有危厲在不可安肆也必當告命自其私邑以之自治使之無隙可乘無過可議務有以大服其心而不可專尚威武以取快夫如是則我之去彼者有道彼之伺我者無間小人可得而决而利有所往矣

彖

曰夬决也剛决柔也健而說决而和

卦名為夬者决去之義也以五陽之剛而决一陰之柔去之不難也其卦內乾外兌是君子之德旣

剛健而又和說故其決小人也不緩縱以失機亦不猛厲以生變處置合宜而甚和也

健而說二句和字內兼有健說不以決對健和對說

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卦詞云揚於王庭者以一柔而乘五剛是小人而加于衆君子之上竊據高位是即其罪也孚號有厲者言決小人者必危懼以處之其道乃光也告

自邑不利即戎者專尚威武則致窮困而不利也利有攸往者言決小人而用此道則剛復一長而陽道純矣陰無遺類矣故云利有攸往也

蒙引云剛長乃終猶是利有攸往前一段其意若謂小人既決君子滿朝則吾道大行而無往不利也時說多遵用而卦詞利有攸往則尚主小人可決說是二說參互覺未安愚謂二義未知孰勝但前後歸一即可耳

象曰澤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澤上于天其勢必潰決而下故為夬夫澤決而下則下得滋潤之利故君子觀此象以之施其恩澤遍及於下亦若澤之自天而潰也苟居其恩澤而不肯施則失待下之道而為在上者之大戒矣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初九當決之時而居下任壯為勇于前其趾之象夬決去小人自有其道壯非可任者況居下位而任壯足以新進之人而欲快志於一擊九所為揚庭孚號而告自邑者皆所不足而一于即戎也如

是而往必以不能勝而成咎矣

前輩講爲咎多云自爲之咎愚以爲不必只輕說以不勝成咎而自取之意自見

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君子之決小人必事出萬全而後可今初九未嘗有可勝之道徒任壯而往斯其自致之咎也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九二剛而居柔性既不過乎剛又得中道於九事又能酌得其宜以此而當決之時爲能警惕號呼

以自戒備雖有事出非常如暮夜之間猝有兵戎亦以有備可以无患也

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九二之雖有戎而勿恤以其剛而在下卦之中是能得中道處事合宜者故知戒備而可以无患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九三當決之時而剛過乎中為欲去小人而壯見於面之象在衆陽之中而獨與上六為應又為獨

行遇雨之象公教以處之之道曰君子欲去小人而剛壯之氣見於其頄則事未成而機先露必為小人所乘而有凶矣人之待小人顧其本心為何如耳君子之心果能決而又決以去小人則雖暫與之合如獨行而遇雨至于相入之深而若濡以致善類之慍怒終必能決去之而无比昵匪人之咎不愈於壯于頄而有凶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君子能決而又決以去小人則終不為其所浼而

无咎也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九四以陽居陰失其剛而無有為之才不中不正劣于德而無善處之術故當决之時居則不安而志欲進以剛有不足又雖進而不能進為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惟其欲與衆陽競進故有此悔耳若能讓衆陽前行而已隨其後如牽羊然庶乎得進而无悔矣此識轉危為安之道也然為九四者方志在于進雖聞此言必不能信也將奈之何哉

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九四之其行次且而不能進者以其以陽居陰无剛決之才也不能進則宜安處其後矣而又聞言不信者以其无知言之智而聽之不明也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九五當夬之時為夬之主有決去小人之責者而切近上六之陰既與之比則為其所入者必深如莧陸二物之受陰氣也若能不係於私決而決之期於必去其去之之道又不過暴而合於中行則

不受陰邪之累而无咎矣

大全小註朱子云莧陸是兩物莧馬齒莧陸商陸本義作一物則承程傳之說似不及語錄也

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九五夬夬而合于中行固无咎矣然特以義之不可而決之其中心寔有所私係而未能光也

中未光中字即指中心不必依程傳作中道解

上六无號終有凶

陰柔小人居窮極之時黨類已盡無所號呼終必

且決而有凶矣

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无號之凶言小人至此無復可長久之理昔之播惡流[illegible]灼天熾地不可嚮邇者將燼滅而無遺矣在小人豈意其至是哉

☰☴ 巽下乾上

姤女壯勿用取女

陰決盡則為乾四月之卦至此卦一陰生於其下為五月之卦向也本純陽之世今忽有一陰萌蘖

於其間本非所望而卒然值之如不期而遇者故其卦為姤姤者遇也文王係詞以為姤之為卦陰邪偶遇已非正道又以一陰而遇五陽則女德不貞而壯之甚者取以自配必害乎陽故占者不可用以取女也

本義程傳俱主取女一事言蒙引以為人事之占是也誠齋楊氏云戒五陽以勿輕一陰之微而親暱之也便自推開說去近說云姤者一陰卒起非人意料所及又以一陰而遇五陽一小

人之材辨智力足以揔當衆君子女之壯者也
君子當制之于微不可旣近信用而自貽害也
則女壯二句純是象而占在内近日舉業家說
總便徑大率如此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姤之為義非所望而相遇也此卦以一陰之柔而
遇五陽之剛是陽明之世而一陰忽至非人情所
期望者故謂之姤也

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

卦辭言勿用取女者以取女本欲其終身與偕以成家也女德不貞而遇壯如此不可與之長久故戒以勿取也

近說云勿用取女者小人害正暫與共事且不可況與之長乎

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

遇之為道又自有其善者自卦體觀之陽與陰遇是天地之氣兩相遇合以成變化則品物長養而形形色色無不章明矣此造化相遇之善者也

本義云以卦體言指陰陽也一與五字在所略矣近多用大全張氏之說以為五月夏至一陰生萬物相見乎離其說亦巧然是以卦氣言非以卦體言也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

自九五觀之其德則剛其位則中正以如是之德而遇如是之位則德以位顯而大行於天下矣此人事相遇之善者也

姤之時義大矣哉

若夫姤之為卦一陰始生其端甚微也而其漸則將不及制非見幾識微之士早為之防禍有不可言者其時義不大矣哉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風行天下無物不遇姤之象也人君體之以施其命令詰誥乎四方使聞言者皆曉然知上之意亦無一民不與君遇也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當純陽之世初六以一陰始進陽之勢猶盛而陰

之勢尚微為初六者若能自止而不進如車之繫于金柅然是能守正也則吉矣若不知自止進而有所往以害君子則立見其凶矣自古小人害正未有不及于禍者況當方微之日乎然在小人之心未有不欲害君子者如羸弱之豕未能蹢躅也其中心則誠在乎蹢躅矣直須時耳君子可以其尚微而不早為之防乎

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初六之欲其繫於金柅者以陰柔之勢欲進而害

乎君子故止之使勿進也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二與初比而相遇是小人在其統御之内惟我得而制之為包中有魚之象若能制之則禍萌可銷而无咎矣失此不制而待賓制之機會一失賓且无如之何其害寧有既乎故曰不利也

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包而有魚我有制小人之機宜急盡制之之道揆之於義不當更待乎賓也

本義若不制而使遇于衆句所言遇衆似言小人得結納乎衆人故說者以得時秉勢貼之之引云我失不制他人莫奈他何矣似另一解予據蒙引從之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九三過剛不中性躁而欲有所遇者也下既遠于初上又不應於上上下皆无所遇也故居則欲進而不安行則勢孤而不進為臀无膚其行次且之象進退失據如此可謂危矣然有得於陰者亦恒

失於險今雖无所遇而狐危當不累于險邪而无大咎也

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九三之其行次且以其上下皆无所遇行而未敢進也

九四包无魚起凶

初六九四爲正應則初六者九四所屬之民也今初六已遇于二而不及乎四是民心離叛爲包中无魚之象民心既失難將作矣凶所以自此而生

也
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民者巳之民也何以无魚而起凶乎推所為不道
自遠絶乎民耳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九五以陽剛中正之德主卦於上為衆君子之長
而下防始生必潰之陰如以高大堅寔之杞而包
甘美必潰之瓜也其防之之道當如何必能韜晦
才美不使外露静觀其勢而密為之圖則能消患

於方萌而陽道之欲消者倏然而復如隕之自天矣

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九五之能含章者以其有中正之德也使无中正之德必不能深自斂藏而靜以制陰矣其有隕自天者以其所存之志不違乎時運之常體陰陽消長之機察其幾微而含章以挽回之故造化可回而有隕自天也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上九以剛居上而當姤之時為求遇于人而以其角之象角之為物剛而居上者也夫人之相遇必降志相從和氣相接乃能合也上九高亢如此誰其與之亦可吝矣然既无所遇則亦无陰邪之傷故雖吝而无咎也

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上九之姤其角以其以剛居上而致窮故吝也

䷬ 坤下兌上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

往

此卦坤順兌說君民之情聚也九五剛中而二應之君臣之情聚也澤上於地津潤上行蕃榮滋長之象又萬物之聚也故名為萃萃者聚也文王係詞以為萃之為卦王亨可以是格于有廟蓋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子孫之[illegible]之也又必先聚己之精神乃可以聚祖考之精神而萃[illegible]之[illegible]為聚故為王者卜祭之吉占也當萃之時利于見大人以得亨其萃也又利在於貞蓋物既聚矣必

得大人以爲之主苟不見大人則物之聚者亂而无統无統則爭安得亨乎使所聚不以正則聚爲苟合亦不可以見大人而致亨故又利于正也其祭祀也用大牲乃得吉以時當其萃百物富有禮不可以儉也人之欲有爲者利於有所往以德至於萃則應用不竆故往而必利也

大全朱子曰彖辭散漫說一段甚可玩知四項不必相承蒙引卦辭四項皆從萃之一字来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

彖傳曰卦名為萃者聚之義也以卦德言之為順以說下順以從上而上和以御下君民之情聚也以卦體言之九五剛中而六二應之君推誠于臣而臣效忠於君君臣之情聚也合君臣上下而聯為一體故謂之聚也

王假有廟致孝享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

卦詞云王假有廟者謂聚己之精神以致孝享于祖考也利見大人亨者言其衆之聚本出於正而

非苟合故利見大人以爲之主而致亨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物既聚矣而後用大牲德既聚矣而後有攸往皆順乎天理之正故云吉與利也

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萃之道久不盡乎此試即所聚而觀之天地高卑有定位矣而乾施坤承未嘗不聚也萬物性命本各正矣而類應志通未嘗不聚也天地萬物之情不於此可見乎天地萬物皆同於萃萃之道何大也

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澤上于地津潤上行萬物繁殖故為萃君子以聚亂不生于亂而生于治當萃之時人聚物多則爭所由起不有以防之可乎故修治戎器以戒備不虞而萃可常保矣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初六為九四正應本有孚以相與者也而隔於二陰為其所惑當萃之時志在求萃而不能自守于

是前之有孚於四者不終乃亂其常度而安萃于二陰是其咎也為初計者當如何而可此時若號呼以求正應則必一握為笑夫見人之守正而笑本世俗之恒態不足計也能不恤衆笑而堅意以往則无乃亂乃萃之咎矣

一握程傳云俗語一團也謂衆以為笑也

象

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初六之亂而安萃惟其志為二陰所惑不能自主而淆亂也若非志亂則必萃于正應而不苟聚于

比近之陰矣
爻下及象乃亂乃萃亂字只據行事上說如云
變常失守也若作志亂則其志亂也句爲複語
矣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二應五而雜于二陰之閒旣不可係于二陰而失
九五亦不可獨萃九五而遺二陰唯牽引二陰皆
效其忠以萃于五得以人事君之道吉而无咎矣
夫二之萃于五也二中正柔順虛中无私以上應

五剛健中正誠寔不疑以下交是下之孚有以感
上之孚也故卜祭者而有孚則雖禴祭而受福矣
或以事君不用煩文而上諒其誠貼利用禴此
意在爻德內在孚乃利用禴之前用禴本占若
以事君貼之是象非占矣

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二之引吉无咎以其中心應五未為二陰所變故
引而萃于五也不然將不來萃矣況引人以同萃
乎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往利无咎小吝

六三陰柔不中不正上无應與而求萃於近才德既不足取重於人而無端而自往故人莫之與而求萃不得其萃如也嗟如矣何利之有然三之視上本其正應爲三計者惟往從於上可以无咎耳然不得其萃困而後往則是以窮來歸而非其本心復得陰極无位之爻雖與之萃亦不足得志故小有可吝也然近舍不正之強援而遠結正應之窮交質之於義畢竟无過雖小吝亦所不恤矣所

惜者見之不早耳

求萃於近程傳指四與二　同一上也曰无應與自俱是六言也曰正應自爻位相對言也

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往无咎者蓋數三順從乎上也

九四大吉无咎

九四上比九五而與君萃下比衆陰而與民萃得其萃矣然以陽居陰不得爲正則其所以萃乎上下者得無有枉道而合非義而得者乎如有之不

得爲大吉不得爲无咎矣故占者得此必其萃于
上下者一出於正而大吉乃得无咎也
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爻詞云必大吉乃无咎者以其以陽居陰於位不
當而有不正之嫌故戒之如此也
九
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九五陽剛中正而人信之當萃之時而有尊位德
與位稱而无咎也若或居此位而人有未信者則
是德有未至也但當反已自修果其德能元而有

長人善且永而無間貞而不雜則何不可信之有
而匪孚之悔亡矣
象曰萃有位志未光也
萃之時而有位必德稱其位而後可其或德未至
而人匪孚者則其志猶有所嫌而未光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上六處萃之終陰柔無位夫陰柔則質弱无位則
望輕以當萃終必散之時雖求萃於人而人莫之
與矣故必憂懼之甚其聲齎咨其狀涕洟乃僅可

自保而无咎也

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上六齎咨涕洟以求萃不得故不能自安于萃之終如此此其所以得无咎之道也

上即萃終

䷭ 巽下坤上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此卦自解而来柔本居三今進而上居于四是柔以時升也故名曰升文王係辭以為升之為卦以

卦變言既柔以時升矣且卦德內巽外順是德之利于進也卦體九二剛中而五應之又機會之利于進也其占當得大亨所謂大亨者如何用見大人則必一德相孚而勿憂其不合前行以求進則必遂其進而得吉也

他卦本義于卦名多無取大象此獨不取地中生木不知其說

彖曰柔以時升

卦之名為升者以卦變自解而來柔之居於三者

今以時而進居于四柔德乘時而登用故名為升

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

其占元亨者何也以卦德巽而順卦體剛中而應夫內巽則其心善酌乎事理外順則所行不失乎時宜有可升之德也以誠心上交而見信于上又有可升之機也是以其占當得大亨

用見大人勿恤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既曰元亨又申之曰用見大人勿恤言其必相契合而有慶也曰南征吉言必能達其道而志得行

也此升之所以爲元亨也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蔡居坤下是地之中有木伏其生意裁達而上爲升之象君子體之以愼持其德敬以直內而念念皆愼義以方外而事事皆愼始自一念之善積而至念念皆善始自一事之宜積而至事事皆宜由下學之功漸累而上遂窮神達化盡性至命而高不可企大不可量焉其德之升亦如木之根伏地中自下而上也

初六允升大吉

初六柔順居下為巽之主有溫恭之德者也當升之時而巽乎二陽之賢以為二陽所重挈之而進其能升必矣占者如之則為君子所汲引信能升而大吉也

大吉即指允升不必推開說程傳允者信從也與本義異解今多用之殊便於敷衍

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據初六之才似不能升乃允升大吉者以其巽乎

上之二陽而與之合志也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九二剛中之臣誠寔而上交 六五柔中之主虛中以下應君臣一心相信者也 卜祭者能有誠信如此利用禴祭而得无咎矣

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九二以己之孚致上之孚君臣 相信則道可大行澤及天下而有喜也

九三升虛邑

九三以陽剛之才而當升之時本可以進者也進臨於坤又遭逢坦易故其升也莫之或阻爲升虛邑之象而占如之

象曰升虛邑无所疑也

所謂升虛邑者言其進无所疑阻也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六四正柔以時升者以柔居柔柔順之至是人臣能積其誠意以升而事君也斯君无不格而志无不行矣王者用是而亨于岐山故有受福之吉而

无咎也

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言王用亨于岐山者以六四有順德能積其誠意而有事于升其可以上通乎君者即可登祭乎山者也

亨岐山與二爻利用禴談家多以為象本義于二爻曰義見萃卦于此爻曰義見隨卦彼兩卦皆以為占故此處亦當作占象傳本義曰以順而升有事于山之象又不知何說俟質解者

六五貞吉升階

六五以陰居陽不正也當升時而居尊位欲升其治化登之上理難矣故公戒之曰必反其不正以歸于正而能貞則正一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天下治化可興而得吉其升也如升階之易矣

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云貞吉升階者言其能貞則治可定功可成大得其康濟天下之志也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上六以陰居升極是昏冥而升沉酣于勢利而不知止者也終身盡力於外物甚可惜也夫義禮之正乃人道所當不息者是為不息之貞若移此心於不息之貞日循夫天理而孳孳不已將積小以高大矣何不利之有

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冥升在上而不知止恐其進之之極唯有消而已終不能有所加益也冥升亦何利乎固不如移其貪求無已之心轉而進德也

䷮ 坎下兑上

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

此卦坎下兑上坎剛爲兑柔所掩九二爲二陰所掩困四五爲上六所掩陽爲陰蔽窮而不能自振故爲困文王係詞曰困之爲卦卦德坎險兑説是在險而能説卦体二五剛中有大人之象占者能于困時守義安命處之泰然是身雖困而道則亨也困而能亨則得處困之貞矣此惟大人乃能如是吉而无咎者也夫人當困時靜默自晦乃其宜

也若復輕有所言則人莫之信益增其困矣又處困者所當戒也

諸說多云困而有言則非處險而說困亨而貞矣是以言為求以免困之言愚意以為只泛說為長求以免困之言固不可即泛常憂時感事自抒所見而嘵嘵向人亦非有道氣象世固有身不見容而強聒效忠者未有不取笑貽譏者也

彖曰困剛揜也

卦名為困者以卦體坎為兌掩四五為上掩二為初三掩皆剛為柔所掩也剛既被掩不能自伸故為困

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貞大人吉以剛中也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

困矣何以曰亨以卦德險而說是身雖困而心之亨者自如未嘗有所挫損而或失常人不足以與此其惟君子乃能之乎曰貞大人吉以二五有剛中之德故能以理自信而遇不足以移之此所以

得處困而亨之貞所以為大人也曰有言不信者以人當困時本宜靜默乃尚口而有言誰復信之者徒取困窮而已

象曰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

水下漏則澤上枯困之象也君子之處困惟視乎義之當然義所當為在所必為義所當守在所必守委致其命而不有以遂吾欲成之志志遂而生幸也志遂而死亦所安也此其困而亨之道也夫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初六以陰柔之才居困之下是當困時而處至卑且在坎體之下又爲昏暗之甚其才其地其時皆不足以有濟者也其困而處卑也爲臀困于株木之象言其在下而不安也其昏暗之甚也爲入于幽谷三歲不覿之象言其迷無所見日久而不能自出也

象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

入于幽谷者言其幽暗而不明也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来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九二剛中是有濟困之德者上有剛中之主道同德合與之相應則倚任甚專賢勞獨萃為困于酒食之象而上之寵錫之者日新不已為朱紱方來之象占者遇之惟利于盡其誠寔以上交如亨祀者然則雖所遭非時不免於以征行致凶而於義為无咎也

象

曰困于酒食中有慶也

九二當困時乃有酒食朱紱之慶者以其有剛中之德也

彖引云困于酒食舉爻辭一句中有慶則固該下句矣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

六三陰柔而不中正不善處困者也居四之下而欲推乎四四之剛堅而不可動是困于石也居二之上欲藉二以爲安二之剛不能承伏于其下也是據于蒺藜也上爲四所困下爲二所困進退狼狽來之坎坎矣如是則身危而家不可保故爲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之象凶可知矣

象曰據于蒺藜乘剛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不祥也

三之據于蒺藜言其所乘者二之剛不可據以為安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者言其不善處困而爲以困如是之不祥也

九四来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九四與初六為正應九四處不當位才不足以極初之困而初又為九二所隔是四之来極乎初者未能遽至而初又受困於人不能自拔以前故為来徐徐困於金車之象此惟四之才弱不足以拯

其正應故至此其占亦可羞吝矣然邪不勝正要其終固有必合之理也

易衷旨云九爻以下為来以上為往則来字當指四爻言

象曰来徐徐志在下也雖不當位有與也

四之来徐徐其跡似乎坐視初之困而不恤矣然其志則寔在於極下也故雖不當位而才弱不能有濟於初終必相遇而與之合也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九五當困之時上爲陰掩而受其蔽下則乘剛而爲所逼於是用以奉我者皆適足以困我矣故爲既劓且刖則赤紱无所用而反爲所困之象然九五有剛中之德而又說體剛中必能除其蔽去其逼遲久之後有喜說之事而困者不困矣且剛中爲誠寔之意誠寔則无所不格占者以之祭祀亦无不利也

象曰劓刖志未得也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福也

劓刖者陰揜則蔽柔剛則危受困如此其志為未得也乃徐俟之又得志而有說者以其有中直之德艱應節而動順理故能濟困而有說也利用祭祀者以其剛中則誠无不格而祭必受福也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上六以陰柔處困極才本弱而當窮時故其象為困於葛藟束縛而不得解也為於臲卼危動而不能安也曰動則輒有悔无所往而不困也如此則不可以征矣蓋由陰柔處困極自失其處困之道

而至此耳然物窮則變故其占若能有悔咎前之非而改前之為則可以征而得吉無復葛藟臲卼之悔矣

象曰困于葛藟未當也動悔有悔吉行也

上六之困于葛藟者以其處困者有未當也本動悔而能有悔則其行為吉行也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此卦以巽木入乎坎水之下而上出其水有月之象故名為井文王係詞以為井之為物居其所而不遷邑可改而之他而井不可改井既不改則無所失於舊也无所增于舊也而往者来者皆井其井而得其用矣是道之經常不易者他事或可變通而此則斷不可改不改則人皆賴之以利濟也然守舊之道貴於能敬以要終若汲井者汔至於出井矣乃未盡其綆而羸其瓶則凶矣是人之保其常道者不敬以守之至于幾成而敗則所喪必

多而凶也

象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

卦名為井者以卦象言之巽入乎水之下而水上行于木之上有似乎井故名井夫井之為井致養乎物而不窮者也

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卦詞云改邑不改井者乃以二五有剛中之德剛則有守而能久中則不偏而善因故不改而人得

井其井也汔至亦未繘井是養道未成尚未有功之時也乃不能敬慎以至于羸其瓶則常道既失所喪必多是以凶也

味傳是以字及本義所以字羸其瓶只是敗壞舊法之象凶尚在後面言既壞舊法將來喪失必多不可便以羸瓶爲喪失也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木上有水津潤上行井之象也君子體井養之義知民之不可不養也爲之制田理教樹畜以安存

慰藉之又教以族閭相親患難相恤勸勉之使交相輔助焉上既有以養民又使民交相養君子之所以爲井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井以陽剛爲泉上出爲功初六陰柔則无泉而无利濟之德居下則无位而無及物之功德位俱劣爲世所棄故其象爲井有汚泥人不之食不惟人不之食此廢棄之舊井雖禽鳥亦莫之顧也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井泥不食者言其陰柔居下澤不及物也舊井无
禽者言其不能濟物為時所舍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九二剛中德足養人者也然上无正應以為之汲
引惟下比初六之窮交故其功不上行其象為井
谷之泉惟射注井中之鮒而已汲水之甕敝漏而
莫之汲也

二句相連說鮒小魚一名鯽宜畜井中者甕汲
繘綆之屬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九二之惟能射鮒以上無正應為之汲引故功不上行非其德有不足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九三以陽居陽德之純也居下之上而未為時用故其象為井渫潔而人不之食為吾人之所心惻其惻之也以為井之可汲如此使遇王者之明必汲之以濟物而施者受者並受其福矣其如未遇何也

蒙引云本義所謂施者指王明受者指民非謂九三是施者乃汲井之施也蓋賢者不用則已用則上有功于君下有功于民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井渫矣而不食此行道之人亦為之心惻也有德如此但求有王明則必用之而上下並受其福也

六四井甃无咎

六四陰柔無及物之才然居得其正能自修治不汚于濁俗其象為井之甃治不使腐壞而其占為

雖功不及物亦可自善而无咎也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井甃无咎者言六四之自修如修井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九五以陽剛之德居中正之位德以位濟功及于物其象為井之清潔而其甘寒之泉為人所食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寒泉之所以見食者以其位之中正故利濟有機而成及物之功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井以上出為功上六居卦之上而坎口不揜是澤及于物而出之不窮也為井見汲取而不覆蔽之象占者若能有寔德而其施不窮亦如井之有泉而出不窮則人無不濟而大吉矣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元吉之占在卦之上者以其出也有源而人無不濟為井道之大成也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此卦兌澤在上離火在下水火互相滅息中女少女同居而志不相得故其卦為革革者變革也文王以為變革之事民情所駭必待已革之日真見其有利而無害乃始信其為可革也夫民可與習常難與通變可與樂成難與慮始理勢然也故革之可已者且須已之其萬不可已者雖初有未孚而亦不恤也要期于革之當耳卦德內文明而外和說故其占為有所變革元亨而推無不準利貞

而事无不正則所革皆當而安革之悔可亡矣
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卦名為革者自其取象于物言之澤上火下火然
則水乾水決則火滅物之革者也自其取象于人
言之中女少女合為一卦是為同居少上中下倫
序有乖而成仇隙是其志不相得人情之革者也
故曰革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
悔乃亡

卦詞云巳日乃孚者言革而取信于人之難至革之巳定而人始信之也其占為元亨利貞悔亡者以卦德文明以說內文明則能灼義理而其革也不苟外和說則能順時勢而其革也不驟故其所革推行皆進而大亨合乎道義而以正如是以革則非不可革而革者也亦非尚可不革而遽革者也革而當矣故人皆信之而安革之悔乃可以亡也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

時大矣哉

自革之道而極言天地之氣陽極而陰陰極而陽寒暑相革而四時以成矣湯革夏之命而為殷武革殷之命而為周寔上順天心作君作師之定理下應小民厭亂思治之大情矣天道變改帝祚遷移皆不外乎革革之時不其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曆明時

澤中有火火為水滅革之象也君子體革之義以為革之大者莫過乎四時故推日月星辰之遷易

治為曆法以明分至啟閉之時使之不爽焉

初九鞏用黃牛之革

初九當革之時若可有革也然居初无應居初則位卑而不當事任无應則上无援而不得自伸故占者未可輒有所革惟當以中順之道堅確自守而不安動如鞏之以黃牛之革則善矣

鞏用黃牛之革占之象也初九剛不中而體躁所不足者中順也故教之如此蒙引云自革言中順之道只是安常守分凡事但仍舊貫之意

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初九之宜鞏用黄牛者以其居初无應不可以有所為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六二柔順中正而為文明之主德可以有革也有應于上勢足以有革也然革終非可輕議者古者必當從容詳審至已確然可革之日然後革之則其所行有更化之吉而无紛更之咎矣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見可革之日而後革之則其所行有嘉美之功也

蒙引釋巳日乃孚云巳日巳革之日也知巳日乃革之當是巳確然可革之日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九三過剛不中居離之極躁于革而不審者也占者以是而往革則凶雖所革者在所當革而得其正亦不免於厲也然其時則當革矣所病者躁而不審耳若議革之言至於三就則酌之者既審所有以取言於人而可革矣

朱子曰革言三就言三番結聚成就如第一番是商量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于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柴說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議革之言至于三就則是非成敗之際酌之已審可革必矣又將何所往乎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九四以陽居陰陽德不純革之資未善也宜有悔矣然卦已過中水火之際正當革之時而剛柔不

偏革之用爲得其中故其革不乖事理不咈人情而悔可亡使在我雖可以革而在人或未之信則亦未可革也必人皆信從而有孚矣然後舉其政令之未善者盡改之則銷前事之弊收更化之功而得吉占者如之則應其占矣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改命而吉以上下皆信其志在於善治宜民而非好爲紛更也

蒙引云據九四之位有在上者有在下者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九五陽剛中正為革之主在大人則自新新民之極順天應人之時制禮作樂修政明刑舉一世而更新之皇風丕變人文宣朗如虎之希革毛毨文彩大著也占而得此當有此應然寔未易能也必其未占之時人已信其如此乃足以當之耳

未占有孚本義作占法說程傳則以為不待占决知其至當而信之占字是卜度之意胡氏云成湯未革夏命而室家已相慶于來蘇之先

又似作未舉事而先見信于人說胡氏說人多
用以便敷演寔不如本義之確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所謂大人虎變者言其以聖德而為革之主天下
一新其文炳然明盛而不可掩也
上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上六居革之終革道已成所謂治定功成化行俗
美之時无一人不在所革之中者其君子則遷善
斂德光輝外著如豹之變其小人則畏威遠罪雖

未革心而亦革面焉革道至此不可更有所事矣况上六陰柔唯守文為宜使其尚有所行則必以紛更致凶唯安守其正則得吉也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所謂君子豹變者言君子從化遷善根心生色其威儀言動之文蔚然而可觀也小人革面者言其雖未必革心亦順以從君之教令而不敢梗化也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鼎之為卦下陰為足二三四陽為腹五陰為耳上陽為鉉有鼎之象又以巽木入離火而致烹飪鼎之用也故其卦為鼎文王係詞以為卦象為內巽順而外聰明有德也卦變自巽来陰進居五有位也卦體五得中而下應九二之陽有助也故其占為大善而亨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卦名為鼎者以卦之全體有鼎之象也自二象觀

之以木入火中烹飪之象又鼎之用也故名為鼎極其大而言之聖人亨以享上帝者此鼎也而大亨以養聖賢者亦此鼎也

以木巽火木指下體巽卦言巽字則作活字用為入義蒙引云聖人是指為人君者聖賢是指為人臣者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

其占曰元亨者自卦象言下巽巽也上離為目而

五為耳内巽順而外聰明有其德矣自卦變言鼎自巽來柔自四而五是柔進而上行以居尊位有其位矣自卦體言以柔居五既得中道而下應乎九二之剛得人以為之輔矣以是德居是位而有是輔是以大善而亨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木上有火以巽木入離火之下而致其烹飪鼎之象也夫鼎法象之器也其體端重而中受物寔君子體之正其所居之位使内之所存外之所業無

一不正以疑其所受乎天之休命而不至失墜焉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初六居鼎之下鼎趾之象也上應九四則顛矣然當卦初鼎未有實故无所謂覆公餗之愆而舊日否惡之積今因其顛趾而出之則反為利矣此如人之得妾非正也而因以有其子則利也因敗以為功因賤以致貴何咎之有

近說顛趾是陰柔不勝任出否是戒懼以自新極便作文殊覺不如本義之圓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鼎而顛趾悖矣然而寔未悖也蓋以利于出其否耳夫趾顛矣乃云利于出否者以其得九四之應而上從乎貴有取新之義故云出否也

九二鼎有寔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九二以剛居中寔德充積鼎之有寔者也與初陰密比未免為所迫求彼之意雖非不善然相求而不以正則其陷于惡而適為我害是我仇也二能以剛中自守則我仇雖有陰邪之疾終不能就我

而相浼矣人有德而能自守則雖近小人而不陷于其黨吉之道也

象曰鼎有寔愼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鼎而有寔則宜自愛而愼其所之也能愼其之則我仇雖有疾終不能浼我而使我至于有尤也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九三以陽居鼎腹之中本有美寔者也然過剛不中故五本可從也今越五應上而遊於事外夫五爲鼎耳鼎之所由以舉移者今越五應上則鼎耳

與吾不相屬且居下之極爲變革之時故爲鼎耳變革不可舉移而其行塞也如是則雖上承文明之腴有雉膏之美而不得爲人所食懷才不偶膏澤不下所以有不足之悔也然五有聰明之象三終上進之物方將陰陽和合而爲雨則塞者可行不食者可食而虧其不足之悔矣古者如是初雖不利而終得吉也

蒙引云此爻是箇賢者在下剛介壁立而不偶於其君者也

彖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鼎耳之所以革者以其越五應上失其裁制之宜也

或以爲失君臣之大義恐太貶今從蒙引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九四居大臣之位任天下之重者也而下應初六之陰任用小人與之共事則必不勝任而致敗猶鼎折其足覆公家之餗其形沾濡而渥然也夫爲大臣當重任而所用非人至于覆敗如此其凶可

知矣

愚按鼎折足三句俱是象則其形渥句不宜屬人如受刑赧汗二說以姑演舊說以質知者

象曰覆公餗信如何也

夫君之用大臣與大臣之見用於君其始未嘗不以康庶事寧兆民相期也今為大臣者誤用小人致敗國事如此向者相期之信今竟如何也

六五鼎黃耳金鉉利貞

六五虛中而下應九二之剛是以中德之君得賢

人而任之專信之篤者也爲鼎黃耳而貫之以金鉉之象在占者則利在守正而任賢勿貳也

象曰鼎黃耳中以爲實也

五爲耳爻言鼎黃耳者言中乃其實有之德故云黃耳也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上於象爲鉉而以陽居陰剛而能溫如鼎之玉鉉其人惟剛而能溫則張弛不偏燮理得宜自然動與吉會矣故其占爲大吉爲无不利也

彖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上九之取象于玉鉉者以其以陽居陰剛而節之以柔如玉之溫潤而栗然也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震動也卦以一陽始生于二陰之下震而動也其象為雷其屬為長子在人事為遇變而震動不安也文王係詞以為震有亨之理危者使平天之道也所謂震亨者何如人若能安不忘危於平日常

若震驚之來虩虩然周旋順應而不自寧則必獲
安寧之福而笑言啞啞矣縱使變出非常如雷之
震驚百里亦能不失所守之重如主祭者之不喪
匕鬯也
象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則自有亨理矣其曰震來虩虩者謂其能安不
忘危以為致福之道也曰笑言啞啞謂其常能戒
懼則其後不失其常度而安樂自如也
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

祭主也

震驚百里者言變故之來如雷之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者言長子當此能不失所守其出而承國家之重可以常守宗廟社稷而為祭主也

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

雷聲洊至為重震之象天威之最著者也君子以之上畏天威常存恐懼之心而修其德省其愆以為格天之寔事焉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初九成震之主當震之初能懼之于始者也故其始也常若震來之虩虩而後則笑言啞啞吉可知矣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震來虩虩其恐懼政所以致福也笑言啞啞言其後能不失其則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六二以陰柔之質乘初九之剛故其當震之來不免危厲抑不但危厲且喪其貨貝且遠避而升於

九陵之上其不違安如此然柔順中正足以自守其所遭雖不幸其所存自不亂故雖不能禦震之來而時過事已則有以復其常而所喪者不待追求而自復矣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六二之震來而厲以其以陰柔之質而乘剛所遭之不偶也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六三以陰居陽當震之時而居不正是在危懼之

中而為行險之行者也必至于失其所守而蘇蘇然緩散自失矣占者若能因懼而行以去其不正則能轉危為安而无眚矣

象曰震蘇蘇位不當也

六三之震蘇蘇以其以陰居陽於爻位為不當也

九四震遂泥

九四以剛處柔既失有為之才不中不正又无可守之德陷於二陰之間不能自震奮者也故處震懼則莫能守欲震動則莫能奮是當震時而遂滞

溺者也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所謂震遂泥者言其局促曖昧而未能光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以六居五陰柔而居上位已非其所任而處震時則又危急存亡之會也故往來皆厲无時而不危也然以其得中則才雖不足以制變而德足以自守則能无所喪而又能有興理之事矣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震往來厲言其爲危懼之行也其能有事者以其在中故能自守而大無喪也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以陰柔之才處震動之極故驚懼之甚志氣索索而欲盡顧視矍矍而不寧以是而行則先自亂而无以制事變其凶必矣所以然者以不能圖之於早也若於震未及其身而於其鄰之時早能戒懼則不至於索索矍矍而致凶矣然其才本陰柔雖

戒懼之早終不免有不意之事如婚媾本相親愛而反有言也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上六之震索索者以其中心未得而自危故見於外者如此也其雖凶而无咎者以其能畏懼於鄰方戒備之時是以獲免也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艮者止也其卦一陽止於二陰之上陽自下升極

上而止也其象為山取坤地而陰其上之狀山亦止而不進者故其卦為艮文王係詞以為艮卦之義為止人必能止於其所當止之地如止其背然既止於所當止則於其身之利害得喪皆不暇恤是為不獲其身夫既止於所當止而不有其身則於人之是非予奪亦不暇顧是為雖行於庭除有人之地而亦不見其人也如此則靜固止也動亦止也事事物物各當於理何咎之有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

道光明

卦名爲艮者以之義也所謂止者一依乎理而已時而當止則以止固止也時而當行則行行亦以也行止惟時則一動一靜皆不失其當動當靜之時順乎義理之公絕乎私欲之累其道不光明乎

其道光明只就動靜適時上細叅可見大全朱子定則明一段未定之說

艮其以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卦詞所謂艮其止者謂止其所當止之所也此卦何以取此義蓋凡卦陰與陽應陽與陰應則此往彼來不能自止艮卦上下之體陰陽敵應而不相與有止其所之義也夫惟能止其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象

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兩山並峙各止其所重艮之象君子體之以思不出其所居之位蓋人各有所處處各有所宜是之為位若當止而行當動而靜或失之過或失之不

及是為出其位矣君子酌其當然之理以為持循之經則知所當止而得其所止而位於是乎不出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初六以陰柔居艮初艮初位卑為趾之象陰柔才弱性務退守艮其趾之象也夫陰柔才不利於進艮初時未可以進占者能不進如艮趾則无咎矣初之不進初之貞也俟其陰柔之性不能固守始之不進者繼而妄進何利之有欲利于永守其貞而終不進也

程傳作止於動初說萬曆間談者又作念之方
動說此據蒙引在下說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時止而行非正也在下而艮其趾是未失其正也
初之所當永者此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六二當腓之處而居中得正爲能自止其腓而不
動如此則於己得矣但三居二上乃二所隨者而
過剛不中以止乎上二雖中正而體柔弱不能以

己之中正拯三之不中則是危不持顛不扶己之職有未盡故其心有不快也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不拯其隨固六二才弱之故然亦以三之過剛不中剛愎自用不能退聽乎二之過也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

止道貴乎得宜九三當限之處而過剛不中確于止而不知變爲艮其限之象限爲人身屈伸之關本不宜止者今不宜止而止則上下判隔列開其

脊膂而不相屬危厲之事薰灼其心而不自安矣
言其不知變通與物睽絶必有憂危之梲也
象曰艮其限危薰心也
限不宜艮而艮故危懼薰其中心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六四以陰居陰時止而止者也能安靜韜晦如此
則无安動之咎矣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艮其身者止其躬而不妄動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六五當輔之處輔者言之所由出也艮其輔則言不妄出而有序言輕發而無序則有悔止之于輔則妄言之悔亡矣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五之所以艮其輔者以其有中德故言不妄出也

上九敦艮吉

上九陽剛德性篤寔堅定者也居止之極則動靜合宜久而不變是敦厚于艮也占者如之則為全

德而得吉矣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上九有敦艮之吉以其陽剛居止極不特能善其始而又能原其終所以得吉也